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十三回 安平鎮五鼠單行義 苗家集雙俠對分金

且說展爺離了花園，暗暗回寓，天已五更，悄悄地進屋，換下了夜行衣靠，包裹好了，放倒頭便睡了。至次日，別了店主，即往太守衙門前私自窺探：影壁前拴著一匹黑馬，鞍轡鮮明；後面梢繩上拴著一個小小包袱，又搭著個錢褡褳，有一個人拿著鞭子席地而坐。便知項福尚未起身，即在對過酒樓之上，自己獨酌眺望。不多一會，只見項福出了太守衙門，那人連忙站起，拉過馬來，遞了馬鞭子。項福接過，認鑿乘上，加上一鞭，便往前邊去了。南俠下了酒樓，悄悄地跟隨。到了安平鎮地方，見路西也有一座酒樓，匾額上寫著「潘家樓」。項福拴馬，進去打尖。南俠跟了進去，見項福坐在南面座上，展爺便坐在北面，揀了一個座頭坐下。跑堂的擦抹桌面，問了酒菜。展爺隨便要了，跑堂的傳下樓去。

展爺復又閒看，見西面有一老者昂然而坐，彷彿是個鄉宦，形景可惡，俗態不堪。不多時，跑堂的端了酒菜來，安放停當。展爺剛然飲酒，只聽樓梯聲響，又見一人上來，武生打扮，眉清目秀，年少煥然。展爺不由的放下酒杯，暗暗喝采；又細細觀看一番，好生的羨慕。那人才要揀個座頭，只見南面項福連忙出席，向武生一揖，口中說道：「白兄久違了！」那武生見了項福，還禮不迭，答道：「項兄闊別多年，今日幸會。」說著話，彼此謙遜，讓至同席。項福將上座讓了那人。那人不過略略推辭，即便坐了。

展爺看了，心中好生不樂，暗想道：「可惜這樣一個人，卻認得他，他倆真是天淵之別。」一壁細聽他二人說些什麼。只聽項福說：「自別以來，今已三載有餘。久欲到尊府拜望，偏偏的小弟窮忙，令兄可好？」那武生聽了，眉頭一皺，歎

口氣，道：「家兄已去世了！」項福驚訝，道：「怎麼大恩人已故了！可惜，可惜！」又說了些欠情短禮沒要緊的言語。

你道此人是誰？他乃陷空島五義士，姓白名玉堂，綽號錦毛鼠的便是。當初項福原是要拳棒、賣膏藥的，因在街前賣藝，與人角持，誤傷了人命。多虧了白玉堂之兄白錦堂，見他像個漢子，離鄉在外，遭此官司，甚是可憐，因此將他極力救出，又助了盤川，叫他上京求取功名。他原想進京尋個進身之階，可巧路途之間遇見安樂侯上陳州放賑。他打聽明白，先宛轉結交龐福，然後方薦與龐昱。龐早正要尋覓一個勇士，助己為虐，把他收留在府內。他便以為榮耀已極。似此行為，便是下賤不堪之人了。

閒言少敘。且說項福正與玉堂說話，見有個老者上得樓來，衣衫濼褸，形容枯瘦，見了西面老者緊行幾步，雙膝跪倒，二目滔滔落淚，口中苦苦哀求，那老目仰面搖頭，只是不允。展爺在那邊看著，好生不忍。正要問時，只見白玉堂過來，問著老者道：

「你為何向他如此？有何事體，何不對我說來？」那老者見白玉堂這番形景，料非常人，口稱：「公子爺有所不知，因小老兒欠了員外的私債，員外要將小女抵償，故此哀求員外，只是不允。求公子爺與小老兒排解排解。」白玉堂聞聽，瞅了老者一眼，便道：「他欠你多少銀兩？」那老者回過頭來，見白玉堂滿面怒色，只得執手答道：「原欠我紋銀五兩，上年未給利息，就是三兩，共欠銀三兩五兩。」白玉堂聽了冷笑，道：「原來欠銀五兩！」復又向老者道：「當初他借時，至今二年，利息就是三兩。這利息未免太輕些！」一回身，便叫跟人平三兩五兩，向老者道：「當初有借約沒有？」老者聞聽立刻還銀子，不覺立起身來，道：「有借約。」忙從懷中掏出，遞與玉堂。玉堂看了，從人將銀子平來，玉堂接過，遞與老者道：「今日當著大眾，銀約兩交，卻不該你的了。」老者接過銀子，笑嘻嘻答道：「不該了！不該了！」拱拱手兒，即刻下樓去了。玉堂將借約交付老者，道：「以後似此等利息銀兩，再也不可借他的了。」老者答道：「不敢借了。」說罷，叩下頭去。玉堂拖起，仍然歸座。那老者千恩萬謝而去。

剛走到展爺桌前，展爺說：「老丈不要忙。這裡有酒，請喝一杯壓壓驚，再走不遲。」那老者道：「素不相識，怎好叨擾？」展爺笑道：「別人費去銀子，難道我連一杯水酒也花不起麼？不要見外，請坐了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如此承蒙抬愛了。」便坐於下首。展爺與他要了一角酒吃著，便問：「方才那老者姓甚名誰，在哪里居住？」老兒說道：「他住在苗家集，他名叫苗秀。只因他兒子苗恒義在太守衙門內當經承，他便成了封君了，每每地欺負鄰黨、盤剝重利。非是小老兒受他的欺侮，便說他這些忿恨之言。不信，爺上打聽，就知我的話不虛了。」展爺聽在心裡。老者吃了幾杯酒，告別去了。

又見那邊白玉堂問項福的近況如何。項福道：「當初多蒙令兄抬愛，救出小弟，又贈銀兩，叫我上京求取功名。不想路遇安樂侯，蒙他另眼看待，收留在府。今特奉命前往天昌鎮，專等要辦宗要緊事件。」白玉堂聞聽，便問道：「哪個安樂侯？」項福道：「焉有兩個呢，就是龐太師之子安樂侯龐昱。」說罷，面有得色。玉堂不聽則可，聽了登時怒氣噴噴，面紅過耳，微微冷笑，道：「你敢則投在他門下了？好！」急喚從人會了帳，立起身來，回頭就走，一直下樓去了。

展爺看的明白，不由暗暗稱讚道：「這就是了。」又自忖道：「方才聽項福說，他在天昌鎮專等，我曾打聽包公還得等幾天到天昌鎮。我何不趁此時，且至苗家集走走呢？」想罷，會錢下樓去了。真是行俠作義之人，到處隨遇而安，非是他務必必要拔樹搜根，只因見了不平之事，他便放不下，彷彿與自己的事一般，因此才不愧那個「俠」字。

閒言少敘。到了晚間初鼓之後，改扮行裝，潛入苗家集，來到苗秀之家。所有竄房越脊，自不必說。展爺在暗中見有待客廳三間，燈燭明亮，內有人說話。躡足潛蹤，悄立窗下，細聽正是苗秀問他兒子苗恒義道：「你如何弄了許多銀子？我今日在潘家集也發了個小財，得了三兩五兩銀子。」便將遇見了一個俊哥替還銀子的話，說了一遍，說罷大笑，苗恒義亦笑道：「爹爹除了本銀，得了三兩銀子的利息；如今孩兒一文不費，白得了三百兩銀子。」苗秀笑嘻嘻地問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」苗恒義道：「昨日太守打發項福起身之後，又與侯爺商議一計，說項福去成功便罷，倘不成功，叫侯爺改扮行裝，私由東臬林悄悄入京，在太師府內藏躲，候包公查賑之後有何本章，再作道理。又打點細軟箱籠並搶來女子金玉仙，叫他們由觀音庵岔路上船，暗暗進京。因問本府：『沿路盤川所有船隻，須用銀兩多少？我好打點。』本府太爺哪裡敢要侯爺的銀子呢，反倒躬身說道：『些須小事，俱在卑府身上。』因此回到衙內，立刻平了三百兩銀子，交付孩兒，叫我辦理此事。我想侯爺所行之事，全是無法無天的。如今臨走，還把搶來的婦人暗送入京。況他又許多的箱籠。到了臨期，孩兒傳與船戶：他只管裝去，到了京中費用多少，合他那裡要；他若不給，叫他細軟留下，作為押帳當頭。爹爹，想侯爺所作的俱是聞味之事，一來不敢聲張，二來也難考查。這項銀兩原是太師爺應允，給與不給，侯爺如何知道。這三百兩銀子，難道不算白得嗎？」展爺在窗外聽至此，暗自說道：「真是『惡人自有惡人磨』，再不錯的。」猛回頭見那邊又有一個人影兒一晃，及至細看，彷彿潘家樓遇見的武生，就是那替人還銀子的俊哥兒，不由暗笑道：「白日替人還銀子，夜間就討帳來了。」忽然遠遠的燈光一閃。展爺惟恐有人來，一伏身盤柱而上，貼住房簷，往下觀看，卻又不見了那個人，暗道：「他也躲了。何不也盤在那根柱子上，我們二人鬧個『二龍戲珠』呢。」正自暗笑，忽見丫鬟慌慌張張跑至廳上，說：「員外，不好了！安人不見了！」苗秀父子聞聽，吃了一驚，連忙一齊往後跑去了。南俠急忙盤柱而下，側身進入屋內，見桌上放著六包銀子，外有一小包，他便揣起了三包，心中說道：「三包、一小包留下給那花銀子的。叫他也得點利息。」抽身出來，暗暗到後邊去了。

原來那個人影兒，果是白玉堂。先見有人在窗外竊聽，後見他盤柱而上，貼住房簷，也自暗暗喝采，說此人本領不在他下。因見燈光，他便迎將上來，恰是苗秀之妻同丫鬟執燈前來登廁。丫鬟將燈放下，回身取紙。玉堂趁空，抽刀向著安人一晃，說道：「要嚷，我就是一刀！」婦人嚇的骨軟筋酥，哪裡嚷得出來。玉堂伸手將那婦人提出了茅廁，先撕下一塊裙子塞住婦人之口。好狠的玉堂！又將婦人削去雙耳，用手提起擲在廁旁糞食囤內。他卻在暗處偷看，見丫鬟尋主母不見，奔至前廳報信，聽得苗秀父子從西邊奔入，他卻從東邊轉至前廳。此時南俠已揣銀走了。玉堂進了屋內一看，桌上只剩了三封銀子，另一小包，心內明知是盤柱之人拿了一半，留下一半。暗暗承他的情，將銀子揣起，他就走之乎也。

這裡苗家父子趕至後面，一面追問丫鬟，一面執燈找尋。至糞囤旁，聽見呻吟之聲，卻是婦人；連忙攙起細看，渾身是血，口

內塞著東西，急急掏出。甦醒了，半晌，方才哎喲出來，便將遇害的情由，說了一遍，這才瞧見兩個耳朵沒了。忙差丫鬟僕婦攙入屋內，喝了點糖水。苗恒義猛然想起待客廳上還有三百兩銀子，連說：「不好！中了賊人調虎離山之計了。」說罷，向前飛跑。苗秀聞聽，也就跟在後面。到了廳上一看，哪裡還有銀子咧！父子二人怔了多時，無可如何，惟有心疼怨恨而已。

未知端底，下回分曉。